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自由主义的终结 [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著 ; 郝名
玮, 张凡译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摇(社会理论译丛)
摇陈丹 苑原 志原 志原 苑原 志原

摇Ⅰ ①自... 摇Ⅱ ①伊... ②郝... ③张... 摇Ⅲ ①自由主义 原
研究 摇Ⅳ ①阿... ②原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源)第 园缘缘缘号

· 社会理论译丛 ·

摇自由主义的终结



著摇摇者:[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摇等

译摇摇者: 郝名玮摇张摇凡

责任编辑: 程晓燕摇刘德中

责任校对: 同摇文摇刘玉霞

责任印制: 同摇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缘号摇电话 远缘缘缘缘缘摇邮编 员园园园园)

网址: 渊渊渊: 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

经摇摇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摇摇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摇摇刷: 北京增富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摇摇本: 缘缘伊缘缘毫米摇员缘开

印摇摇张: 员缘缘

字摇摇数: 猿缘千字

版摇摇次: 圆园园源年 员月第 员版摇圆园园源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 圆园园源原

陈丹 苑原 志原 志原 苑原 志原 苑原 志原 定价: 圆缘圆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园原缘缘缘缘缘缘缘缘号

摇摇摇摇摇摇版权所有摇摇翻印必究

◎ 忍 忍 遭 曾 泉 泉 蔡 恠 漢 宰 蔡 蔡 囉 囉 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拥有上述三部作品中文版独家使用权

※※※※※※※※※※
※ 社会理论译丛 ※
※※※※※※※※※※

自由主义的终结

[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摇等著
郝名玮摇张摇凡摇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com

目摇摇录

第一篇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摇自由主义之后 员

第二篇

乔瓦尼·阿里吉

摇特伦斯·霍普金斯摇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摇反体系运动 圆

第三篇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摇有托之乡——圆世纪之历史抉择 猿

第一篇

自由主义之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著

郝名玮 译

绪摇论： 自由主义之终结？

柏林墙倒塌，苏联继而解体，人们额手称庆，认为共产主义消亡了、马列主义这股意识形态力量式微了。无疑，这样做和这样认为都是正确的。而认为这些事件也意味着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并同样加以庆贺，那就错了，那就完全曲解了实际情况。正相反，这些事件甚至更加表明了自由主义的衰微，更加表明了我們已最终进入“自由主义之后”的世界。

本书专门阐释这一论点。书中收入 1989~1991 年间撰写的论文。这些论文成稿于思想上极度困惑时期：当时世界大混乱，普遍的、过早的、天真的乐观主义开始消失，一种广泛的忧虑和沮丧情绪则开始不断扩散。

人们对 1989 年已作过广泛的分析研究，认为 1989 年是 1989~1991 年这一时期之终结，亦即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的年份。本书认为，将其视为 1989~1991 年这一时期之终结更能说明问题，即这一时期是自由主义这一现行世界体系的全球性意识形态——我称之为地缘文化——从胜利走向衰微、从兴起走向最终消亡的时期。因此，1989 年应是一个政治—文化时代——一个技术取得惊人成就的时代之终结。这一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反映了真实的历史现实，认为这些口号马上、抑或不久即将变为事实。

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左派的学说,一直是典型的中间派学说。其鼓吹者们自以为最稳健、最明智、最仁慈。他们既反对往昔那种不正当的特权(他们认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张这一特权),又反对无视效益和贡献的那种轻率的平均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主张这一平均主义)。自由主义者们总是竭力将政治舞台上的其他人编凑到两个极端,自己居中。1850-1860年间,他们声称既反对保守主义者,也反对共和主义者(或称民主主义者);1870-1880年间,他们声称既反对法西斯分子,也反对共产主义者;1890-1900年,他们声称既反对帝国主义者,也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者;1910年代,他们声称既反对种族主义者,也反对逆向种族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声称,自由主义政府——改良主义的、法制的、稍持自由意志论的政府是惟一能够保障自由的政府。对一小部分人来说,这也许没错,他们的自由是得到了保障。但不幸的是,这一小部分人始终只能是少数,永远难以使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自由主义者们一直声称,只有自由主义政府才能保证无约束的秩序。右派评论家们断言:自由主义政府不要约束,就是默许动乱,就是怂恿动乱。左派评论家们则坚持认为:掌权的自由主义者们实际上首先关心的就是秩序,不惜采取种种实实在在的镇压措施,而且只有一部分措施是隐蔽的。

我们将不再次阐释自由主义这一美好社会基础的是非功过,而是要对自由主义作一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我们要分析清楚自由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兴起的历史背景、迅速传播并首先仅在几个国家(然而强大的国家)、而后在世界范围的世界体系内胜利地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情况及其近年来又突然衰微的原因。

大多数论著认为,自由主义源自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政治动乱。然而断言自由主义成了世界体系中地缘文化的主要信条就有点成问题了。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自由主义 1850 年在欧洲赢得

了胜利 ;与此同时 ,有些分析家则认为自由主义当时已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我却认为 ,自由主义发展的顶峰在 1959 年后的一段时期(直至 1975 年) ,即美国称霸世界体系的年代。再者 ,我关于自由主义获胜的原因——主要与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有关——的观点肯定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

然而我料想 ,最会引起人们反对的是这样一个观点 :即共产主义的式微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赢得了最终胜利 ,而是决定性地削弱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继续发挥其历史作用的能力。诚然 ,那些闭门不看现实的世界右派们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只是说法不同 ,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是玩弄口号的恶意中伤者 ,就是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 :幻想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乌托邦 ;另外一些人则准确地看到了世界秩序即将发生变化 ,从而惊恐不已。

美国此刻正倡导“ 同美国结盟 ” ,以扬弃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 ;与此同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帮着强制世界各国扬弃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这些明目张胆的反动政策已在东欧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应 ,可能要在美国引起同样的反应 ;这是因为这些政策恶化、而不是改善了大多数人当前的经济状况。但这一反应并不意味着要转而信奉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 ,只能说明 :恢复了元气的反动分子们当今正宣扬的一种主张——既对市场作假意的吹捧、又立法危害穷人和移民的利益——不能为没有前途的改良主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办法。总之 ,我的看法与他们截然不同。我的看法与那些持有我在一篇文章中称之为“ 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 ”这一看法的人相同。为了探明我们能否挽回点颓势 ,为了探求我们能在困境中进行斗争的方法以及同自由主义遗留给世界的思想混乱作斗争的方法 ,我认为我们必须冷静地审视一下自由主义的发展史。

我不着意抹黑 ,也不粉饰太平。我认为后自由主义时期是这

样一个时期 政治斗争的影响比以往 ~~缘~~^缘年间任何一次都更为重大。我知道 享有特权的集团非常清楚“必须以万变保不变”这一点 并在机智巧妙地付诸实践。我明白 解放力量确确实实已是只有出气而没有进气了。他们看到 为之奋斗了 ~~缘~~^缘年的政治规划——通过一国一国地夺取政权以实现社会变革的规划真正是落空了。而是否有另外的规划可供选择 他们心里也完全没底。从前的规划(即世界左派的战略)由于吸收了自由主义思想(即使是像列宁主义这样的声称最最反对自由主义、最最革命的派别亦如此) 一开始就失灵了。不弄明白 ~~缘~~^缘~~~缘~~^缘年间所发生的一切 就不可能为求得解放而制定出 ~~缘~~^缘世纪可行的规划。

而就是我们弄明白了 ~~缘~~^缘~~~缘~~^缘年间所发生的一切 就是我们一致认为下一个 ~~缘~~^缘~~~缘~~^缘年间是个全面混乱、分崩离析的时期 是个我们为建立何种新世界体系而进行剧烈政治斗争的时期 大多数人所关心的问题仍是“现在怎么办?”人们现在茫茫然、忿忿然、又心生疑惧——有时甚而绝望不已 但绝非是听天由命。尽管人们强烈地意识到“传统”式的政治活动可能不会有结果 但世界各地仍强烈地感觉到人们要采取政治行动了。

不可能再作“改良还是革命”这样的选择了。我们曾为此争论了一个多世纪 结果只不过发现 大多数情况下 改良者们并不心甘情愿地进行改良 革命者们对变革也并不十分积极 而从总体上看 实施变革所取得的成就比变革的倡导者们想要取得的少 没有他们担心的那么多。这其实是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广泛一致性强给我们的结构性的制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然而 如果对即将发生的事比较恰当地称之为解体、而不称之为革命的话 我们的政治态度会如何呢?我认为只有两件事要做 而且这两件事要同时做。一方面 几乎每个人目前关心的事就是如何应付紧迫的、日益严重的生活问题——物质问题、社会文化问题、道德或精神问题。另一方面 为数不少的少数人在考

虑着比较长远的问题——变革的战略。改良者们和革命者们由于均未能认识到短期行动和长期战略同时实施所要求达到的十分不同(甚至相反)的程度,所以上个世纪均未有所成就。

现代政府曾是改良者们帮助人们克服困难的最佳工具,这并不是政府惟一的职能,甚或不是其主要功能。政府指导行为也不是惟一的克服困难的手段。但事实是,政府行为是克服困难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普通百姓克服困难的行动正当而又机智地使政府作出了特殊的反应。尽管存在着混乱和无序,尽管分崩离析日益严重,政府的作用难以否定。政府可通过资源的分配、权利保障的程度和对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干预加重或减轻灾难。不能认为人们不用再关心其政府的所作所为了,这一想法是大谬不然的;我认为许多人不会愿意全然漠视其政府的作用。

政府能够为所有的人把事情稍稍做好点(也能够稍稍搞糟点)。政府可以在帮助普通百姓更好地克服困难和允许上层阶级更加富有之间作出选择。而这是只有政府才能干的事。这些事短期内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长期来看就无所谓了。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影响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世界体系朝这个方向,而不是朝另一个方向发生重大转化,政府就不是一个主要的行动工具了;它就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绊脚石。

人们意识到政府机构成了(一贯是?)世界体系变革的主要绊脚石,即使是(抑或也许尤其是)改良主义势力(自称为“革命”势力)控制政府机构时亦如此。这一意识导致了人们剧烈的反政府行动,在第三世界是如此,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就连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福利制度”国家亦如此。这时,一批(西方的)保守主义专家和政治人物重新披挂上阵,大肆宣扬“市场”法则,成天曲不离口、拳不离手。然而,由于根据“市场”法则所制定的政府政策更难、而不是更易解决问题,所以一些国家重又转而开

始反对倡导市场的政府了。但这种回潮并非意味着对政府变革世界的能力又有信心了。正在发生的这种回潮现象,只不过是反应了这么一种冷静的判断:即为了帮助人们克服困难,我们仍然需要利用政府。因此,现在的人们通常是既依赖政府(帮助克服困难),又指责政府邪恶、软弱无力,其政策无益于民(据此,他们希望能按自己要求的发展方向重建世界)。

那么,要想影响发展的方向,人们将怎么办、又能怎么办呢?这时出现了另外一种骗人的主张:要求人们创建、发展和重建“公民协会”。这一主张同样枉然。政府只要存在一天,并强有力地支持一种叫做“公民协会”的东西,这“公民协会”就能存在一天。所谓“公民协会”,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公民组织:在政府的控制下从事政府所规定的活动、从事对政府小骂大帮忙(即非党派)的政治活动。从前,发展“公民协会”曾是创建自由主义政府的主要手段,曾是国内和世界体系秩序的基石。“公民协会”也曾被用来为创设当时尚未存在的自由主义政府机构进行过动员工作。但是,历史上的“公民协会”充其量只不过是国家用来控制潜在的破坏性暴力活动和驯服危险阶级的一种手段而已。

建立“公民协会”是19世纪西欧和北美各国政府的工作。19世纪头10年的时间里,世界体系的任务中仍有创建国家这一项目,因此人们还可以谈论在更多的国家里创建“公民协会”这一问题。但在政府日益式微之际,“公民协会”就必然要解体了。对这一解体,当代的自由主义者们委实惋惜不已,而保守主义者们则暗自庆幸、兴奋之至。

我们生活在一个“群体主义”时代——组建防卫性群体;各群体维护自身共同利益,团结在其共同利益周围,与其他群体竞争,并设法与之共存。这些群体政治上的问题是:避免成为仅仅帮助人们克服困难的又一个替代机构(这些群体填补了因政府式微而留下的空白,从而维护了秩序,所以政治态度不明朗),这样才能

够真正成为从事变革的机构。但是,要成为从事变革的机构,这些群体就必须明确自己的平等主义的目标。为群体的权利(例如为平等)而奋斗,殊异于为群体“争夺”并取得主导权而进行的奋争(然而取得主导权已成了大多数群体的目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值此世界过渡时期,必须要在各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同时行动,但现在通常只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行动。通常只追求极短时期或长期的目标,而中期目标却由于所体现的是个正在持续发展、功能完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系,所以往往被忽略。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一战略操作起来不那么简单。而之所以不那么简单,又由于这一战略的策略必须视情况而变、不能一以贯之,所以前景极不明朗。然而我们如果确认,现在正生活在一个自由主义价值观已不再占主导地位、现行的过时了的体系难以确保承诺过的(甭说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的人身保障和物质要求的世界里,就可以明明白白地、满怀希望和信心地迈步向前;当然是风险犹存,没有什么保险系数的。

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时代结束了。保守主义者们自我克制了,1945年后再次活跃起来;他们假意诚笃,玩弄玄虚,宣扬无私,力图确立一种代替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套委实骗不了人。保守主义者们占上风时就沾沾自喜,被揭穿、抑或仅仅是受到重大影响时即暴跳如雷、寻机报复。被排除在当今世界体系之外的人们开始全线行动。他们不再紧盯着国家政权这一简单而又直接的目标了。他们必须从事复杂得多的工作:在各地和全球同时行动,以确保一种崭新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系的形成。这是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第一部分 20世纪 80年代及其后续时期： 摇摇摇摇我们能够重建吗？

第一章 摇摇冷战与第三世界： 摇摇摇摇美好的过去？

摇摇我们这么快就要怀起旧来了吗？我想我们应该如此。我们经历了世界体系中美国称霸的时期（1945~1989年），进入了后称霸时期。尽管第三世界以前在美国称霸时期的处境十分困难，然而我认为即将进入一个远为困难的时期。刚刚过去的时期是个有希望的时期；当然，是个往往令人失望的时期，但毕竟是个有所期待的时期。以后的时期必将是个困难重重、问题成堆的时期，是个由于绝望而纷争不已的时期。用西方古老的象征性说法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确当）：这将是炼狱时期，前途始终难以预料。

我拟将我的观点分成两部分：对我们经历过的时期作一概述；对我认为我们所能预料到的情况作一推断，同时对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性抉择作一论证。

我认为 1945~1989 年间的主要特征可归结为 源点。

①美国是单极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它的霸权基于（如 1945 年那样的）经济生产率的巨大优势和与西欧及日本的联盟体制。1945~1989 年前后达到了顶峰。

②美苏之间进行一种组织严密、小心谨慎、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冲突；冲突期间，苏联充当美国的代理人，成了一个亚帝国主义国家。

③第三世界过多、过早地提出了北方国家准备或想要给予的权利要求；这对美国、苏联和西欧说来，委实是强人所难。崇信自决和国家发展这两大目标、并对之持乐观态度，是第三世界的政治强点，同时也是它的主要弱点。

④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是全球经济停滞、美国力阻其继续下滑和第三世界对自己的战略感到失望的时期。

我来详细阐释上述各点。

第一点，美国 1945 年经济生产和生产率上的巨大优势源自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美国从 1945 年起一直集中国家精力增强生产和技术革新的能力；美国没有庞大的军事开支（至少 1945 年以前是如此），1945~1949 年间的战时动员十分有成效，美国的基础设施战时没有受到破坏；1945~1949 年间整个欧亚的基础设施遭受了严重破坏，人员伤亡惨重。

美国得以非常迅速地巩固这种优势，亦即很快就确立了霸主地位，从而得以实实在在地控制或曰主导着世界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所有的重大决策，长达 44 年之久。它的霸主地位还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甚至表现在文化方面。

这一霸主地位得以巩固的两大支柱是：（1）与世界上重要

的、已然工业化的国家建立的联盟体制；（圆）国内上下一统的福利制度。在这两方面，都作了经济、意识形态上的关系调整，政治上作了象征性的调整。

西欧和日本在经济方面的收益是经济的重建；与之相伴而来的是美国中等阶层和熟练劳工实际收入的大幅增加。这就既达到了政治目的，又确保了美国生产企业所需的巨大市场。

意识形态上，第一次致力于全面落实政治自由主义 1944 年前的主张：普选和起作用的议会制度。这样做，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因而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剥夺了共产主义者们的政治权利。

象征性的政治调整为：让西欧和日本作为国家、工人阶级作为社会阶层参与集体决策。实际上，1945 年来世界体系中的所有重大政治决定都是美国一小撮中坚人物作出的。这称之为美国的领导。西欧和日本是受庇护的国家，工人阶级运动多半是受到庇护的运动。

第二点，美苏关系表面上是一回事，背地里又是一回事，而且是真实的情况。表面上，美苏持有对立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从 1945 年、而且是从 1947 年以来一直处于冷战状态。它们由于对历史现实的理解殊异，所以对社会价值各有各的看法。两国的体制迥异，某些方面根本不同。再者，双方均声嘶力竭地宣称，意识形态分歧无法消除，要求各国和各群体决定站在这一边还是另一边。请记住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名言：“中立主义是不道德的”。苏联领导人也有类似的言论。

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欧洲，大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美军队会合的地方划了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东为苏联的政治统治区。美苏之间的协议世人皆知，且简单明了。苏联可以在其东欧地区为所欲为（即建立卫星政权）。有两个特定的条件：第一，两个地区要维护欧洲国家间的绝对和平，不得

有任何变更或颠覆对方地区内的政府的企图。第二，苏联在其经济重建中不要指望、也不会得到美国的帮助。苏联可能从东欧拿走了所能拿走的一切；而美国却将其财政资源集中到了西欧和日本（大量的，但是有限度的）。

诚如我们所知，这一协议运作得好极了。欧洲的和平得到了保障。西欧再也不会会有共产主义暴乱的危险（希腊例外；苏联暗中破坏并遗弃了希腊共产党）。而美国也从未支持过想削弱或结束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各种力量（~~1947年、1948年、1949年、1950年、1951年~~）。马歇尔计划是安排给西欧的；苏联作茧自缚，搞了个经互会。

可以将苏联看做是个亚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帮凶，因为它在其控制的地区内起到了保障秩序和稳定的作用，从而实际上增强了美国保持其世界范围的霸权的能力。极其残酷而根本上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使美国捞到了许多的政治好处（苏联领导层当然也捞到了不少政治实惠）。我们将会看到，苏联在第三世界同样在意识形态方面起了保护美国的作用。

第三点，~~1947年~~及其后的时期里，从未有人询问过第三世界是否喜欢或赞同由美苏勾结而建立的世界秩序。第三世界肯定对在这一世界秩序中所处的地位不满意。~~1947年~~，第三世界在政治舞台上不大受重视，在经济领域里更不受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稍稍受到了点重视；然而来之不易，实乃第三世界奋斗、力争的结果。

~~1947年~~，没有人认真地将第三世界视为世界舞台上的一支政治力量——美国没有、苏联没有、西欧老殖民列强也没有。任何一种不满的表示都会引起惊异反应，而表示不满者又受到劝告：要有耐心；当时世界上流行着一种“慢慢来”的臆说，基于这一臆说提出了上述劝告。

美国的确为第三世界制定有规划。~~1947年~~伍德罗·威尔逊曾

宣布过这一规划。这一规划称之为民族自决。最后时机成熟时，就像每个公民拥有选举权这一个人的政治权利一样，各民族均将拥有主权这一共同的政治权利。这些政治权利于是就会提供自我改善的机会；~~1954~~1955年之后，这一自我改善就改称为国家发展了。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列宁主义可能是威尔逊主义的对立面。其实，列宁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威尔逊主义的翻版。列宁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翻译了威尔逊为第三世界制定的规划，使之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明显地反映了由谁来控制世界体系外围的政治进程所表现出的实质性差异，但两者的规划实际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首先是政治变革，确立主权（殖民地破天荒第一次，而已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是真正的第一次）；而后是经济变革，建立有效的国家官僚体制，改变生产模式（“工业化”），创建社会基础结构（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威尔逊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均断言：其结果将是“赶上”富国，缩小富国与贫国之间的差距。

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了威尔逊主义—列宁主义的规划。但它们急于求成（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规划要分两步走，所以它们自然首先要走第一步：即殖民地进行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曾被十分恰当地称之为半殖民地的国家则进行了类似的政治革命。~~1954~~1955年以后，第三世界加快了变革步伐。中国共产党进入上海。印度支那和印尼人民不再欢迎原殖民霸主。印度次大陆要求马上独立。埃及废除君主制，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阿尔及利亚人拒不接受成为法国一部分的主张。~~1954~~1956年代开始的非洲解放运动“势如破竹”。拉丁美洲进行着政治革命，~~1958~~1959年古巴“七·二六运动”的胜利达到了最高潮。当然，还有~~1955~~1955年的万隆会议。

观察这一整体政治攻势后看出：其主要之点是，从一开始就是自发的，就是反对北方的。殖民国家强烈反对这一革命步伐的加快，并尽全力遏制或放慢这一步伐。自然，它们的策略